

<<风雨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风雨谈>>

13位ISBN编号：9787530211922

10位ISBN编号：7530211927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周作人 著,止庵 校订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风雨谈>>

前言

关于《秉烛谈》止庵《秉烛谈》一九四一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收文二十九篇，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后的作品。

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后编进《秉烛后谈》。

“两篇小引”附记有云：“《秉烛谈》已出板，唯上无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烧失了。

”《秉烛谈》以后几种著作，出版时逢战乱，多少都有波折，此书之印行拖了数年之久即其一例。

作者在序中说：“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而相比之下，就中“关于一种书”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于《夜读抄》。

集中“明珠抄”原系发表在《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部分作品（同时为这副刊写作的还有俞平伯和废名），近乎专栏文章，但是写法也与《苦茶随笔》之“关于十九篇”及《苦竹杂记》里《情理》等文区别较大，还是“读书录”或“看书偶记”，不过篇幅稍短而已。

作者晚年回顾平生著述，很是强调《赋得猫》这类文章：“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的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因为准备不能充分，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鸦片烟都是。

”（《知堂回想录后记》）“说道理”、“讲趣味”和“古怪题目”，周氏的读书录，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划分。

“古怪题目”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

文化批判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周氏中期绝大部分作品，而此类文章特别之处，在于多从某一特殊文化现象开掘（所谓“古怪题目”，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终触及所属文化系统的本质问题。

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于作者的特殊知识、特殊趣味和特殊发现，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关系，可以说因知识而有发现，因发现而有趣味，而发现和知识又都包容于趣味之中。

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谈式的，虽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却仍是随笔而不是论文。

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考虑，“古怪题目”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

作者后来说：“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我看旧的文集，见有些如《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消息》等，至今还是喜爱，此虽是敝帚自珍的习气，但的确是实情。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也是针对这类作品说的。

《赋得猫》开头讲到此文写作过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古怪题目”与“草木虫鱼”尚有一点区别。

“草木虫鱼”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乃以“赏鉴”为主，此类文章则不然，纯是文化批判，虽以文章论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侧重点有所不同。

周氏三十年代以后文章，以“古怪题目”与部分读书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强。

应该指出，这种批判同时具有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其写作的缘由或多或少得在现实社会中去找。

作者一再说：“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这些无用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苦竹杂记后记》）这话本是半真半假，多半还是不能不如此，盖“不从俗呐喊口号”是一方面，“国家衰亡，自当付一分责任”是另一方面也。

其思想上的矛盾之处，早在《闭户读书论》中已经显示出来。

然而此种象征意义，毕竟只是意义之一，而且并非主要方面，可以说一是泛指，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标的，在作者看来，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终极意义。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四一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

原书目次三页，正文二百二十七页。

<<风雨谈>>

内容概要

《风雨谈》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书中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态度是“褒贬显然”，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风雨谈>>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9)，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

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

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葛里思的著作。

<<风雨谈>>

书籍目录

小引
关于傅青主
游山日记
老年
三部乡土诗
记海错
本色
钝吟杂录
燕京岁时记
毛氏说诗
关于纸
谈策论
螟蛉与萤火
彘存
关于家训
郁冈斋笔麈
谈错字
关于王谿庵
陶筠厂论竟陵派
日本的落语
逸语与论语
日本杂事诗
书法精言
文学的未来
王湘客书牋
蒿庵闲话
鸦片事略
梅花草堂笔谈等
读戒律
北平的春天
买墨小记
旧日记抄
绍兴儿歌述略序
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日本管窥之三
附录二篇
一改名纪略
二窃案声明
后记

<<风雨谈>>

章节摘录

小引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一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风雨谈”。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

第一，这里有个典故。

《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

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凄凄，寒凉也。

啾啾，声和也。

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

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潇潇，暴疾也。

胶胶，声杂也。

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晦，昏也。

已，止也。

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

”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

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爱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

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

然而不然。

《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

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

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若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

或曰，何不谈风月？

这件事我倒也想到过。

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

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

然而现在不谈。

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

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

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老年偶读《风俗文选》，见有松尾芭蕉所著《闭关辞》一篇，觉得很有意思，译其大意云：“色者君子所憎，佛亦列此于五戒之首，但是到底难以割舍，不幸而落于情障者，亦复所在多有。

有如独卧人所不知的藏部山梅树之下，意外地染了花香，若忍冈之眼目关无人守者，其造成若何错误亦正难言耳。

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失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大可恕也。

人生七十世称稀有，一生之盛时乃仅二十余年而已。

初老之至，有如一梦。

五十六十渐就颓龄，衰朽可叹，而黄昏即寝，黎明而起，觉醒之时所思惟者乃只在有所贪得。

<<风雨谈>>

愚者多思，烦恼增长，有一艺之长者亦长于是非。

以此为渡世之业，在贪欲魔界中使心怒发，溺于沟洫，不能善遂其生。

南华老仙破除利害，忘却老少，但令有闲，为老后乐，斯知言哉。

人来则有无用之辩，外出则妨他人之事业，亦以为憾。

孙敬闭户，杜五郎锁门，以无友为友，以贫为富，庶乎其可也。

五十顽夫，书此自戒。

朝颜花呀，白昼还是下锁的门的围墙。

”末行是十七字的小诗，今称俳句，意云早晨看初开的牵牛花或者出来一走，平时便总是关着门罢了。

芭蕉为日本“俳谐”大师，诗文传世甚多，这一篇俳文作于元禄五年（一六九三），芭蕉年四十九，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文中多用典故或双关暗射，难于移译，今只存意思，因为我觉得有趣味的地方也就是芭蕉的意见，特别是对于色欲和老年的两件事。

芭蕉本是武士后来出家，但他毕竟还是诗人，所以他的态度很是温厚，他尊重老年的纯净，却又宽恕恋爱的错误，以为比较老不安分的要好得多，这是很难得的高见达识。

这里令人想起本来也是武士后来出家的兼好法师来。

兼好所著《徒然草》共二百四十三段，我曾经译出十四篇，论及女色有云：“惑乱世人之心者莫过于色欲。

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经过薰香，虽明知其故，而一闻妙香，必会心动。

相传久米仙人见浣女胫白，失其神通，实在女人的手足肌肤艳美肥泽，与别的颜色不同，这也是至有道理的话。

”本来诃欲之文出于好色，劝戒故事近于淫书，亦是常事，但那样明说色虽可憎而实可爱，殊有趣味，正可见老和尚不打谎语也。

此外同类的话尚多，但最有意思的还是那顶有名的关于老年的一篇：“倘仇野之露没有消时，鸟部山之烟也无起时，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

人世无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罢。

遍观有生，唯人最长生。

蜉蝣及夕而死，螻蛄不知春秋。

倘若优游度日，则一年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

如不知厌足，虽历千年亦不过一夜的梦罢。

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

语云，寿则多辱。

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

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

”兼好法师生于日本南北朝（1332-1392）的前半，遭逢乱世，故其思想或倾于悲观，芭蕉的元禄时代正是德川幕府的盛时，而诗文亦以枯寂为主，可知二人之基调盖由于趣味性的相似，汇合儒释，或再加一点庄老，亦是一种类似之点。

中国文人中想找这样的人殊不易得，六朝的颜之推可以算是一个了，他的《家训》也很可喜，不过一时还抄不出这样一段文章来。

倒是降而求之于明末清初却见到一位，这便是阳曲傅青主。

在山阳丁氏刻《霜红龕集》卷三十六杂记中有一条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

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

”青主也是兼通儒释的，他又自称治庄列者。

所以他的意见很是通达。

其实只有略得一家的皮毛的人才真是固陋不通。

<<风雨谈>>

若是深入便大抵会通达到相似的地方。

如陶渊明的思想总是儒家的，但《神释》末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颇与二氏相近，毫无道家方巾气，青主的所谓暮气实在也即从此中出也。

专谈老年生活的书我只见过乾隆时慈山居士所著的《老老恒言》五卷，望云仙馆重刊本。

曹庭栋著书此外尚多，我只有一部《逸语》，原刻甚佳，意云《论语》逸文也。

《老老恒言》里的意思与文章都很好，只可惜多是讲实用的，少发议论，所以不大有可以抄录的地方。

但如下列诸节亦复佳妙，卷二省心项下云：“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诸梦寐，此妄想惑乱之确证。

老年人多般涉猎过来，其为可娱可乐之事滋味不过如斯，追忆间亦同梦境矣。

故妄想不可有，并不必有，心逸则日休也。

”又卷一饮食项下云：“应璩《三叟诗》云，三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

量腹二字最妙，或多或少非他人所知，须自己审量。

节者，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宁少无多。

又古诗云，努力加餐饭。

老年人不减足矣，加则必扰胃气。

况努力定觉勉强，纵使一餐可加，后必不继，奚益焉。

”我尝可惜李笠翁《闲情偶寄》中不谈到老年，以为必当有妙语，或较随园更有理解亦未可知，及见《老老恒言》觉得可以补此缺憾了。

曹君此书前二卷详晨昏动定之宜，次二卷列居处备用之要，未附《粥谱》一卷，娓娓陈说，极有胜解，与《闲情偶寄》殆可谓异曲而同工也。

关于老年虽无理论可供誊录，但实不愧为一奇书，凡不讳言人有生老病死苦者不妨去一翻阅，即作闲书看看亦可也。

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北平。

本色阅郝兰皋《晒书堂集》，见其《笔录》六卷，文字意思均多佳胜，卷六有本色一则，其第三节云：“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

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

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

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绿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

（《良斋续说》八）余谓当公思佳名未得，度其胸中亦不过绿筠潇碧等字，思量半载，方得真诠，千古文章事业同作是观。

”郝君常引王渔洋尤西堂二家之说，而《良斋杂说》为多，亦多有妙解。

近来读清初笔记，觉有不少佳作，王渔洋与宋牧仲，尤西堂与冯钝吟，刘继庄与傅青主，皆是。

我因《笔录》而看《良斋杂说》，其佳处却已多被郝君引用了，所以这里还是抄的《笔录》，而且他的案语也有意思，很可以供写文章的人的参考。

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

这在普通的英文作文教本中都已说过，叫学生造句分章第一要简单，这才能得要领。

不过这件事大不容易，所谓三岁孩童说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者也。

《钝吟杂录》卷八有云：“平常说话，其中亦有文字。

欧阳公云，见人题壁，可以知人文字。

则知文字好处正不在华绮，儒者不晓得，是一病。

”其实平常说话原也不容易，盖因其中即有文字，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

为什么呢？

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

<<风雨谈>>

想了半年这才丢开绿筠潇碧等语，找到一个平凡老实的竹轩，此正是文人的极大的经验，亦即后人的极好的教训也。

好几年前偶读宋唐子西的《文录》，见有这样一条，觉得非常喜欢。

文云：“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

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对，亦似不稳。

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

”这里的对或蹉对或句中对的问题究竟如何，现在不去管他，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药中存性的这譬喻，那时还起了“药庐”这个别号。

当初想老实地叫存性庐，嫌其有道学气，又有点像药酒店，叫做药性庐呢，难免被人认为国医，所以改做那个样子。

药的方法我实在不大了然，大约与煮酒焙茶相似，这个火候很是重要，才能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学得，真可通用于文章事业矣。

存性与存本色未必是一件事，我却觉得都是很好的话，很有益于我们想写文章的人，所以就抄在一起了。

《钝吟杂录》卷八遗言之未有三则，都是批评谢叠山所选的《文章规范》的，其第一则说得最好。

文云：“大凡学文初要小心，后来学问博，识见高，笔端老，则可放胆。

能细而后能粗，能简而后能繁，能纯粹而后能豪放。

叠山句句说倒了。

至于俗气，文字中一毫着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真戏论也。

东坡先生云，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

然则放言高论，夫子不为也，东坡所不取也。

谢枋得叙放胆文，开口便言初学读之必能放言高论，何可如此，岂不教坏了初学。

”钝吟的意见我未能全赞同，但其非议宋儒宋文处大抵是不错的，这里说要小心，反对放言高论，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卷一家戒上云：“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

”这说得极妙，他便是怕大家做汉高祖论，胡说霸道，学上了坏习气，无法救药也。

卷四读古浅说中云：“余生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闾里，其间风习是非，少时所见与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远者数千年，近者犹百年，一以今日所见定其是非，非愚则诬也。

宋人作论多俗，只坐此病。

”作论之弊素无人知，祸延文坛，至于今日，冯君的话真是大师子吼，惜少有人能倾听耳。

小心之说很值得中小学国文教师的注意，与存性之为文人说法不同，应用自然更广，利益也就更大了。

不佞作论三十余年，近来始知小心，他无进益，放言高论庶几可以免矣，若夫本色则犹望道而未之见也。

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风雨谈>>

后记

后记从廿四年十一月到廿五年四月，这半年中又写了好些文章，长短共三十五篇，又集作一册，姑名之曰“风雨谈”。

关于这个集子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声明的事，不过编校之后有一个感觉，便是自己的文章总是那么写不好。

自从文学店关了门之后，对于文章与思想的好坏似乎更懂得了一点，以此看人自然更是便利了，但看自己时就很吃亏，永得不到如俗语所说的那种满足。

但是我总尽我所能，能力以外也是没有办法。

我现在是一个教员，写文章是课余的玩艺儿，不是什么天职或生意经，但因为是一个教员的缘故，写的文章与在教室所说的同样的负责任，决意不愿误人子弟，虽然白字破句能免与否也本不敢绝对自信

。本来文章具在，看官自会明白，这一篇废话可以不说，只因当初目录上列了后记一项，要再请书局删改也似乎不大方便，所以且写这几行聊以敷衍而已。

廿五年九月十日，知堂记于北平苦雨斋。

<<风雨谈>>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

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里思的著作。

——周作人（1885-1971）

<<风雨谈>>

编辑推荐

《周作人自编集:风雨谈》编辑推荐：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